

一个探险青年的足迹

冲向世界屋脊

夏青
著



人民中国出版社

冲向世界屋脊

一个探险青年的足迹



冲向世界屋脊

夏青 著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北京文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北京朝阳区水南庄38号）

开本：210×850毫米 大16开 7印张 字数：60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精装定价：96.00元

ISBN 7-80065-678-0/I·11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编：董恩博

责任编辑：杨 真

策 划：张 蕊

封面设计：北京皇耀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人 民 中 国 出 版 社

雪域奇观

为夏青同志西藏摄影画册题

马文瑞 

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

马文瑞：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日，《大型西藏风情图片展》在武汉正式开展，站在我旁边的依次是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丁遵新、省摄影家协会第一届主席刘鉴，武汉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黄克勤。



展厅



長江日報

成都晚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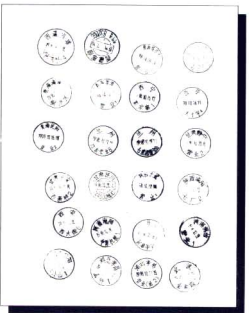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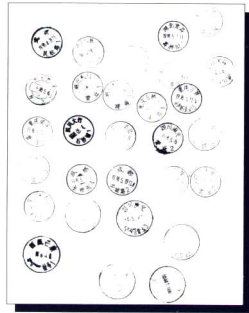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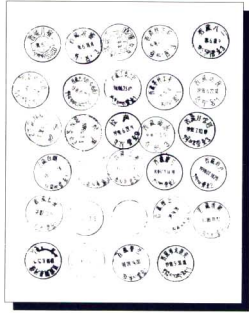
武漢晚報

楚天都市報

拉薩晚報



歷程



作者的话

1998年4月28日，我独自一人骑自行车探险西藏，经过六个多月的千辛万苦和流血流汗，终于在11月2日安然返汉，行程12000多公里。

西藏73个县市，我到过了37个，百分比已达到50.6%，算是对祖国的西藏——这一神秘的圣地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当然，要想全部走完西藏，仅仅6个月是远远不够的。不过，我所到之处已基本囊括了西藏的独特的风俗文化和奇美壮丽的大自然景观。

西藏的文化常使我震撼，每当我遇到一个千里磕长头五体投地的朝拜者时，我便肃然起敬，同时也会将自己的磨难和艰辛忘得一干二净。西藏的自然景观更是令人如痴如醉。虽然沼泽、风雪、严寒、冰河都曾差点剥夺我的生命，但我无怨无悔。因为那湛蓝的天空、那亘古苍茫的大地、那雄奇挺拔的雪山、那梦幻般璀璨多姿的高原湖泊，以及喇嘛、寺庙、经幡、玛尼轮，还有甘醇香甜的青稞酒……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我用生命去换取对它们最真切的感觉和领悟。为此，我早已向往久之。

现在能有这样的机会把我对西藏的感受奉献给大家，我备感荣幸。同时也有几分担忧，因为西藏的文化博大精深，我只不过获取了一点点皮毛而已，敝帚自珍尚可，公之于众，真怕辜负了大家的厚望。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目 录

一、独白	1
二、出师不利	5
三、王永红	7
四、成都	8
五、翻越二郎山	10
六、高尔寺山	12
七、康巴汉子	14
八、走进西藏	16
九、竹卡兵站	18
十、露宿森林	20
十一、日多温泉	22
十二、布达拉宫	24
十三、三十二道班	25
十四、仓木觉	28
十五、冰河	30
十六、绒布寺	33
十七、分道扬镳	35
十八、德国人 RICHARD	36
十九、断桥	37
二十、穿过沙海	38

二十一、土林奇观	40
二十二、荆棘丛	43
二十三、古格遗址	44
二十四、冈仁波齐	47
二十五、神湖	49
二十六、音乐湖畔	51
二十七、塘嘎国际市场	52
二十八、回到拉萨	53
二十九、危险的一天	56
三十、腾格里海	58
三十一、最后的劫难	59
三十二、重返尘世	62
附：西藏摄影作品四十幅	

一、独 白

面对鲜花和掌声，面对众多的新闻传媒频频报道，我成功了，如同名人一样，被人推崇、被人当做英雄和男人中的楷模。

其实，我又有什么呢！不过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了一趟西藏而已。是的，行程有12000多公里，走了川藏公路、中尼公路、阿里地区、青藏公路，历时6个多月，多次经历了生生死死，但这并不值得骄傲，因为谁去努努力咬咬牙也能做到这一切，况且骑自行车万里行的大有人在，他们比我走得更远、更长。但是，有人告诉我：

一个人骑自行车走完川藏公路的可能为数不多；

一个人把探险和摄影、摄像以及文学创作结合在一起的更是寥寥无几；

一个曾经把飞机当做班车来坐的个体老板，如今来做这样一种受苦受难的冒险游戏，在中国可能绝无仅有！

这，才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成为一个名人，在某一个领域出类拔萃，鹤立鸡群，这曾是我们很多人有过的梦想，我当然也不例外。早在70年代，我只有10多岁时就非常痴迷画画，小小的我，常常到江边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写生。当我的同龄人都还在地上打弹珠翻跟头的时候，我却在做一个画家梦。于是，我那颗小小的脑袋里常常充满着美妙无比的幻想。

上到高中时，我曾和老师有过一次辩论。老师认为社会的进步是因为科技发展带来的结果，而我却一口咬定是文艺的复兴促进了社会的进程。我知道我是诡辩，但又怎样呢，因为我的骨子里有着太浓厚的艺术元素，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天赋。

是的，我的艺术天赋很高，我本应该从事艺术创作，但我却进了另一个门——考上了一所军事院校。我的学科不是浪漫的艺术，而是毫无想象力的通信。于是，我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图书馆中的文学书籍上。我尤其喜爱外国的古典名著，卢梭的《忏悔录》对我的影响最大，为了自由自在地献身于文学事业，我向校领导递交了《退学报告》，但那份报告没有生效。于是，我如期地完成了学业，到部队当了一名小军官，那年我才21岁，但我这颗不安份的心，最终还

是让我离开了部队。

1985年我回到了武汉，因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所以很幸运地进了一家很好的单位并在党委办公室做宣传工作。如果我不改变自己，也许我现在仍然在那里工作，充其量升个主任什么的，也不过是科级干部而已，处级干部都要骑自行车上街买菜，一个科级干部又有多大的作为呢？所以，89年我便在单位第一个办了停薪留职。

我开了一家书店，店名叫蓝色书屋。当时很多来我店买书、租书的人，大都是冲这个店名来的，他们觉得很有股浪漫的色彩，一个女孩子常来店里与我聊天，她不知多少次问过我，干吗想到要叫蓝色书屋而不叫黄色、红色书屋呢。我告诉她我喜欢蓝色：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海洋，都是最纯净的原色，后来我的儿子也承继了我这一点，他那么小就开始喜欢蓝色，书包、衣服、玩具，他都要挑蓝色的，蓝色也确实美丽，那梦幻般的色彩，可以给人无穷的广阔的想象空间。

绘画很早就放弃了，但后来我用摄影代替了它，我对摄影如同当初对画画一样狂热，于是，我放弃了书店，开了一家照相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我便关门到汉正街经营服装了。

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因为照相馆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时间一长，我便感到厌倦。它缺乏挑战性，非常被动，而汉正街极富有挑战性，那里才是真正的商海，虽然没有文学，更没有艺术，但却有滚滚流动的资金。

在金钱面前，谁能做得那么圣洁而不为之所动呢！是，我抛弃了文学，抛弃了艺术，与原来一群斯文的朋友也彻底终结了联系，一头扎进了商海，每天都有上万元的现钞在自己的手里流动，这时的我，眼睛里哪还有文学和艺术哟！

很多人说男人不能有钱，有钱容易变坏，我不能说我已经变坏，但的确养成了乐于享受的习惯，当一个小姐用细腻的手法在你的脸上做着面膜时，当一个女孩柔情蜜意地在你身上揉揉蹭蹭时，你能拒绝吗？NO！除非你是圣人，但圣人都是塑像呵，它们的身上哪有血液在流动呢！

生意上的朋友都是极端空虚无聊的，我既然也陷进了这个圈子，那高雅的品味也只能放在一边了，无聊的时候，赌博是最好的打发时光的方式，虽然我很少介入豪赌，但偶尔也参与一些小赌的游戏，比如，我们曾在一个大酒店的六楼上猜下面停车的牌号尾数的单双，下了注后便乘电梯下去看车牌，猜错了当即付出一张百元大钞。但有一回那辆被猜的车居然无车牌，可是又都下来了，总该有个输赢呀，于是就到服务台去猜电话机里储存的电话号码……。这种生活过了5年，5年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离了婚，亏了本，还负了债，生意

不得不停了下来。

面对我那空荡荡的大房子，我感到欲哭无泪，一个男人没有了钱，那将意味着什么呀！我真不敢想象。虽然我每天依然把头发梳得光亮。身上的名牌西服依然是那样让我风流倜傥。人们还是都叫我夏老板，但我知道，要不了多久，我终会穷形毕露。而且我也感觉出，我生意上的朋友开始离我远了，谁还愿意同一个落魄的人共进晚餐呢。社会就是这样现实。

到了这一步，活下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因为一个潦倒的生意人是很难翻身的，生意上的朋友远离你，是怕你向他们伸手，一般的社会朋友嘲笑你，是因为你曾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是，到了这一步，就等于是被宣判了无期徒刑，你只能慢慢等死，而别无选择。

我曾动过自杀的念头，因为活着对我来说，真的太痛苦了，也许我这个人天生不能有钱，就像巴尔扎克、舒伯特等，他们如果有了钱，他们还能成为巴尔扎克或舒伯特吗？是的，我也不应该有钱，我有钱了就不是真正的夏青了。

整夜整夜的，我就这样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死，固然容易，但我的家人怎么想，我的儿子怎么办，他那么漂亮聪明，又那么可爱，就因为家庭的裂变使他变得越来越内向，为此，我不知有多么内疚，假如他一旦失去了父亲，他将来的人生之路要受到多大的影响呀！可是对于我来说，活着真的不如死了轻松。但是，在决定自杀之前，我还是试着想找一条生路。首先，我必须得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如电话费、水电费以及最简单的饮食费，这些至少也在300元以上，在这以前，300元可能还不够我洗个桑拿。但现在300元对于我却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抱着一线希望，我拿着一张报纸，找到报上刊登的一家小企业，想应聘一份工作，那位乡下的老板虽然穿着一身名贵的西服，但看起来总有些别扭，过去，我对这号人最不屑一顾，但现在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我必须装得毕恭毕敬。为的是能在他的手下讨口饭吃。但不知他是否从我的身上看出了一种特殊的气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他拒绝了我。于是我跑着逃离了那家小厂。我对我的这种行为痛恨极了，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干吗还要苟且偷生呢！死吧，死可能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一个有了死的念头的人，总是喜欢追忆过去美好的时光，那段时间，我把自已关在屋里翻阅着原来的日记。其中有一篇是1987年写的，日记中写到我想骑自行车上到世界最高的地方——珠穆朗玛峰。顿时，我丢开日记，仰面躺在地毯上，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是啊，一个象我这样刚强的男人，即便是准备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否则，死去的魂灵怎能得到安息呢！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定下了骑自行车去西藏

的计划，那是1996年，从那之后，我又充满了活力，心里燃烧着一种希望，这希望常常使我兴奋得夜不能寐。

我开始做着一切的准备工作，锻炼身体，研究资料，定出计划，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就只等钱上路了，最后我将自己的两室一厅的房子草草卖掉，在朋友中又凑了一点，10万元钱到手之后，开始了远证。

我抛开了一切，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所以我走得毫无顾虑。我把头发剪得齐短，穿着紧身的T恤，鼓着发达的肌肉，在众多的朋友和新闻记者的欢送下，独自一人骑上了漫长的征程。那是1998年4月28日，一面小黄旗上印着这样的字：“骑车进藏万里行，风餐雨露笑人生”。

当年松赞干布的子孙吉德尼玛衮被迫西行阿里时，他绝没有想到，他会在那里东山再起，而由他建立起来的古格王国从此辉煌了700多年。但当初他不过是为了逃难而已呀！我当然不是为了去碰他那种运气，但我真的想走进阿里，走进古格，并能从那座庞大的遗址中找到一种新的启示。

历尽千辛万苦，体重从70公斤降到50多公斤。多次徘徊于死死生生之间，我终于来到了古格。当我站在遗址的废墟上时，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创，一个曾强大过、辉煌过700多年的王国，最终也逃脱不了被消亡覆灭的厄运，那么一个人的浮浮沉沉又何足挂齿呢！

在我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搏击之后，经过了一次心灵的净化与洗涤之后，我感到内心特别坦荡安宁，尤其是当我带着一种西藏人的眼光重新来看我的生活时，我更感到惊诧不已。在这之前的那种郁闷和消沉统统烟消云散了，仿佛我又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把自己溶进了大自然，大自然又重新塑造了我，让我返朴归真。于是，弗雷泽的诗句又在我的耳边吟唱：

那幻想的梦境啊！

正是我的真正归宿

那里有紫色的山峦

还有那镶着白边的蓝蓝大海

二、出 师 不 利

1998年5月6日，谭家村，海拔1300米。

我忍着多处伤口的疼痛，终于冒雨把自行车骑上了谭家村，这里的海拔已达到了1300米，是我从武汉出来遇到的最大最陡最高的一座山，房子建在盘山公路的两侧，吃住都有，还算方便。

昨天是我开始远证的第七天，还未出湖北境内我便摔了一跤，真让人心有余悸。那是在翻过柳树坪那个大坡时，由于路滑车速较快，我被惨惨地摔在了地上。车子后架上60公斤的重物压在我的腿上，使我半天动弹不得，还是一路过的青年帮我抽了一下，我才从地上爬了起来，胳膊、腿等多处皮开肉绽，血流不止，膝盖那个地方都已能看见白骨，大腿的根部被手机的电池顶了一个很深的洞，那血流得都让我眼睛发黑……

山路上除了那个青年傻傻地望着我发呆外，再没有一个人或一辆车从身边经过。

我怕血流多了会休克，于是赶紧用自带的药棉和纱布把伤口缠紧，然后在那青年的帮助下扶起自行车，搬正车把，又继续骑上车往前走。我不能停在这儿，这儿前不搭村后不搭店，一个人在大山里，只会凶多吉少，况且我还必须赶着找医院看伤。虽然没有伤到骨头（我活动过了，没事），但皮肤上的外伤如不及时治疗，后果一样不堪设想。

我出发之前，很多人都反对我从这一条路进成都入川藏，他们说蜀道难行，我知道巴山更难行，但我还是坚持了我的选择。巴山是难行，正如我所遇到的那样，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或跨越于急流深涧，或蜿蜒于崇山峻岭，或回旋于陡坡狭地，或腰穿于峭壁悬崖……尽管如此，我也必须前往，假如我被巴山挡了回来，那川藏公路、中尼公路、阿里地区以及青藏公路等等连想都不要想啦！所以，只要大巴山没能折断我的胳膊或腿，我就必须征服它。为的是进入川藏公路先打一个扎实的基础。

七天的时间，我已骑行了527公里，沿途有不少好奇的人询问和围观。他们钦佩我的精神和毅力，同时也为我的行程抱有几分担忧，因为西藏对于很多人来说，既遥远又神秘，我独自一人骑自行车能否抵达西藏，又能否安全地走出

西藏，这几乎成了每个见过我的人（当然还包括我的家人和朋友）心中挂起的一大问号，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去摘除他们心中的问号。但我相信我能坚持下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能呼吸，还有一分力气蹬自行车，我都会走完我的全程。

也许我选择了一条死路，但这条死路或多或少还有生的希望，就象在黑暗中猛然间找到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可能就是一片太阳，在黑暗中摸索着的人，谁不愿意重新见到太阳呢。

我真愿摆脱我的黑暗，让太阳重新照亮我的心房……

三、王 永 红

5月14日，渠县，海拔680米。

今天骑行异常艰苦，到晚上离渠县还有15公里，先以为爬过一座小山就走平路了，结果是一座大山横在了渠县的前面，爬这座山真费力，高差虽然只有500多米，但上坡段却有30多公里，骑车非常吃力。

大腿肿得尤如水桶般粗，而且都无法弯曲，虽然我连续几天都涂抹了扶他林，但仍不见消肿，屁股上也火燎般疼痛，好像磨破了皮，骑坐的时候，我只能侧着身子，用半边屁股坐在车座上，而且要避开磨破的地方，长时间握车把的手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晚上九点二十分到渠县，找了个宾馆住下，痛快地在浴盆里泡了个热水澡，然后把那一身汗臭的衣服扔在浴盆里……

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青年，他叫王永红，他把我当成了他的偶像，不但非要送我两罐可口可乐，还买了一块佛牌保佑我一路平安，他骑着摩托车陪我走了10公里，但分手后不久他又追了上来，而且还带来了一个人。王永红说若不和我照张合影像他会终身遗憾。因此，他特地请来了照相馆的摄影师。

我们以山作背景，俩人肩并着肩，靠在我的自行车旁，一连拍了好几张，最后，王永红才非常满足地离去。临别前，他要求我到了西藏后照一张有布达拉宫的照片寄给他，我当然答应了，到了拉萨，我拍了很多照片，当然忘不了拍一张推扶着自行车在布达拉宫前的照片。这张照片也许是为王永红拍的，但我一直没能寄给他，从西藏回到武汉后，我简直没有一点时间来处理在路上结识的很多朋友的来信，我没办法给他们回信。但等我稍静一点后，我会逐一向这些关心我的素不相识的朋友们报一声平安。

现在，人们似乎都在抱怨人情观念淡漠，是的，我原来也如此。这只能说在某一些狭小的圈子里，人，是少了或丧失了人情味，但一旦把自己投入到茫茫人海之中时，那浓厚的人情味又随处可见。我的12000公里的行程中，遇到不少象王永红这样有人情味的人，他们与我素不相识，我的生死与他们毫不相干，但他们对我的行动却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所以我们不能抱怨人情观念淡漠了，要抱怨只能抱怨自己生活的圈子太狭小。